

現代文學叢刊

懺悔

高爾基著

何妨譯

中華書局印行

懺悔

讓我來談談我的生活；這場談話並不多費你們的時間，可是在你們——是需要知道它的。

我是個孤兒，私生子，不合法的人；誰生的——無從知道，但被棄在克拉斯拿黑林克縣，索可利鄉，洛西夫老爺的家園裏。我的母親——或是別的什麼人——把我放在那家園裏面一個小教堂的石階上，那裏葬着洛西夫的老太婆，發見我的就是園丁達寧未洛夫，他早晨走到園裏看見：教堂門口有個嬰兒動彈着，包在破布中，而近旁有灰色的貓在那裏走着。我在達寧家裏養到四歲，但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子女，把我放在另外一個地方哺乳，而我找不到乳吃時，——就求着吃，是的，求着餓着，於是就睡着了。

四歲的時候，賴利翁叔父把我收給自己養，他是個獨身人并且很怪相；他收養我是爲

了自己解悶。他的身體不大，紅色的頭髮，滿面生鬚；可是說話的聲音很細，猶如女人，而他的那一顆心也很像女人——非常溫和。愛吃酒并且吃得很多；有時極沉默。眼睛總是半閉着，作出厭惡一切的樣子，但吃過了酒就高談闊論和熱烈地唱歌，筆直地伸着頭向所有的人微笑。

與人無爭地過着清苦的生活，把自己所有的都交給了牧師，而自己，冬和夏都去捉魚，——是的，他還歡喜小的玩意兒——教烏雀唱歌，并且教我。他愛烏雀，而它們都不懼怕他。記得有一次那刁惡的麻雀，在他的頭上爬來爬去，把他的紅髮爬得亂蓬蓬地好像一堆着火的草柴。還有其他的小鳥如鶯哥兒，金翅鳥等小東西，都在他的頭上肩上甚至鼻子上站着跳着，有的把頭伸進他的口裏去，真是惡作劇。可是賴利翁却躺着，笑着，張開嘴巴，眯着眼睛，對它們很和氣。我看見這種情形，實在有點害怕它們。

賴利翁是個有慈心的人，這是所有的生物都知道的；我這話並不是對於人們說的，——不是在追究他們，而是因為我知道——溫和的人不是由你教養出來的。

冬天真是個難關，沒有柴燒，小屋子裏冷如墳墓，僅有鶯哥兒在那裏歌唱，我們睡在硬板凳上，想盡一切的方法來消遣，談天，聽烏雀唱歌，——賴利翁拍掌贊許它們——唱得好

呀！——是的，他自己也好像一隻啄木鳥：大鼻子，鼻尖下勾，紅的頭。有時喚我說——哪，聽呀！
馬提客！——我的教名叫馬提微。

仰面睡着，兩手交叉枕在頭下，閉着眼睛放開尖脆的喉音唱着死神的葬歌。小鳥們停止了歌唱，在那裏靜靜地諦聽。或者隨聲附和地跟着唱。賴利翁鼓勵它們，於是更加高興了，尤其是鷗鵲鳥與鶯哥兒。在唱悲歌時他總是眼淚滾滾地往頰上流，並且揩得滿面都是淚痕，垂喪着頭。

這樣的歌唱時常會造成一種陰森的局面，有一次我低聲問他道：

——叔叔！你爲什麼時常唱着死的歌呢？

他停止了歌唱，看一看我，微笑道：

——你不要怕，傻子！這個沒有關係的呀！死——是一種好的事情。在禱告的時候最好是唱死的歌。最慈悲的人是最可憐的人。在我們，除了死人外就沒有人是慈悲的了！

這樣的話，如他所有對我說過的話一樣都還牢牢地記得。但是，要了解，在那個時候，當然我是不能的。小孩子在老人面前顯出是個非常的人物。

還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爲什麼上帝很少幫助人呢？

——這不是他的事情——他解釋說——他給你智慧，要你自己幫助自己；上帝是爲了安慰死者而存在的，至於怎樣生活——這是你的事情！

這些話我當時把它忘記了，但回憶起來已經晚了。這使我很苦惱。

他的確是個非常的人，所有的人們，看見他時，不呼喚他，不與他說話，爲的是不驚動他。——賴利翁不停止地在歌唱，有時對我解說各種生活，或者講到上帝。在釣魚的時候總是帶我一同去。捕鳥也是一樣醉心的工作，時常趕着叫着，與它們談話——『來吧！不會害你們的。』——這樣引誘烏雀到籠裏來，或用網捕着，如果碰到了蜜蜂的時候，就把它們成羣的趕散了。或打或罵，這些工作他做得很熟練。他不喜歡蜂：因爲它們把他的小女兒的眼睛刺瞎了。她那時僅只三歲，玩弄蜜蜂而眼睛被刺壞了。以後因爲頭瘋的病死了。她的母親就因此瘋狂了。

的確，他的行爲不像普通的人，對我很溫和，彷彿是個嫡親的母親；在鄉裏不很有人憐憫我：人煙稠密，可是我與一切隔離，是個剩餘的人。四圍有誰肯給不合法的人吃一塊……賴利翁送我到教堂裏學習，此時我已經可以幫助他了，在唱歌隊裏一同唱祈禱歌，在神像旁邊點神燈，所有必須做的事情都會做了。復賴西也在教堂裏做事，他對我所做的很

滿意，更其在冬天的時候。這雖則是一個鄉下教堂，建築倒也很講究。裏面很和暖。

晚禱比早禱對於我更覺得有興趣。在晚上，不容易看明白，人們從自己的憂念中解放出來，靜寂地，慈祥地，靈魂溫和猶如神燈。這時候人們的面孔雖則不同，可是心情却很一致。

賴利翁很喜歡在教堂裏服務：眼閉着，頭仰着，喉突着——口裏喃喃地念着，唱着——往往唱過頭了，牧師敲起拍子來制止他說，『你唱到那裏去了？』

他對於讀聖經撞鐘等工作也做得很好。聲音娓娓地，滿腔的熱情與歡心。牧師却不愛他這樣，同樣地他也很厭惡這個牧師，有一次會這樣的對我說：

——這是個什麼牧師！他不是牧師，他是個銅鼓，要拿鼓槌來敲他才行。如果我做了牧師，非但人民要尊敬我——聖像也將對我感泣呢！

對的，——那個牧師的確不成樣子：臉孔黑黑地好像掉在煙囪裏一樣，大口，短鼻，沒有牙，糾纏的鬚鬚，稀疏的頭髮，光禿的額，長瘦的手，說話沙聲并且上氣接不着下氣，貪鄙，發脾氣。——對家屬很幫給。可是鄉村很貧困，農民們種的田很壞，這一切都和他的慈悲的心沒有相干的。

夏天，蚊子非常多，我與賴利翁整天整夜的都在林中打獵，或在河畔釣魚。有一次——

突然碰到一個什麼祭典，可是叔父沒有了。到那裏去尋他呢？——不知道。全鄉村的小孩子都趕出去尋他；他們像兔子似的跑着喊着：

——叔父呀！賴利翁回來吧！

後來尋到了……。牧師非常氣恨，怒罵，——農民們笑着。

他有一個好朋友，姓名是沙文開、米公。是個有名的偷兒與酒徒，不止一次地因偷竊被人家打得屁滾尿流，并且屢次地坐牢。——但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希奇的人物！唱歌說笑話，沒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我時常聽見關於他的消息，到現在他的影像還是活現在我的面前：高而靈活的身軀，披着破爛不堪的衣服，瘦削的臉上掛着三支鬍鬚，闊的額角與突出的頰骨中間嵌着一對偷兒特有的眼睛，閃耀着好像黑夜的明星。

有時帶來一瓶白酒，賴利翁去買點什麼下酒的東西，兩個人就相對坐着，邊吃邊講。

沙文開說：

——喝吧！聖徒的歌者！

酒後。……賴利翁有點醉意了，於是引吭高歌。沙文開端端地坐着，眯着眼睛，好像一個

入定的和尚，掙着鬚鬚，從眼角裏擠出眼淚，有時用手摸摸前額而微笑，用指頭將眼淚從眼角引到頰邊。

又突然地像彈弓似的立起來喊道：

——唱得好呀！賴利！聽吧，剛才我已經去看過上帝，把你的讚美歌呈上了！賴利！什麼？是賴利！什麼？怎樣去做個仁慈的人呢？自然，他要有仁慈的心了，他可以不用費力地去見上帝，是嗎？賴利！什麼呀！老朋友，你對於我倒沒有什麼，我呢？整個的靈魂都拿給你了。

——不要開玩笑吧！——賴利翁說：

——我開玩笑？——沙文開喊着——那裏話！真的沒有一點開玩笑的意思！我什麼時候向你開過玩笑哪！絕對沒有！謝謝上帝！——沒有別的話說了。哪，我來唱，你聽吧！

站着。伸着手做出魔術的樣子。輕輕地低低地唱着，張開一對銅鈴般的眼睛，好像火在裏面燒。瘦削的手，不時的動着，似乎在空中摸索着什麼。賴利翁背靠着壁，手支在板凳上，張開嘴望着他出神；我睡在壁爐旁邊，心中又苦悶又快樂。

沙文開慢慢地沉靜下來了。僅露着牙齒發出艱澀的呼聲，好像母蛇在柴堆中爬動，額上的汗珠變成雨點不斷地流下來。他的聲音是沒有窮盡的，聽起來若斷若續好像出谷的

溪流。最後，二人相對微笑，幾杯痛飲，過了長時間的沉默。於是沙文開問道：

——噯！賴利，再來一個『潮音』的歌吧！

他們就是這樣的互相撫慰，消遣了一整夜，當他們沒有吃醉了酒的時候，米公總是喜歡講些笑林稗史，講到牧師，地主與沙皇；叔父與我在那裏高聲地笑，沙文開也一面講一面笑，有時我們笑得喘不過氣來。

最有趣的是有一個節日，他坐在小酒館裏唱歌。四圍的聽衆擠得水泄不通，各人都看他出神。——他的歌聲從胸膛裏傾瀉出來，如山崩地裂般的有力。一般農民們坐的坐，立的立，都佔住原有的地位不敢動彈一下，如果有人稍微傾斜了身子，立刻會引起很大的騷動，即是有人過於站近了沙文開或向他的嘴裏面望一望，也立刻會被聽衆譴責。他的歌往往使婦人下淚。當他唱畢的時候大家都同聲一致的要求：

——好兄弟，再來一個吧！

於是有人趕緊地送酒送茶給他。

米公時常有些什麼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在鄉村裏偷點什麼，被認識他的農民看見了。

——嚇！你現在已經完了！我們這一回可不饒你啦！我們不容忍你了！

他似答非答的對他們說：

——算了吧！野夫們，我並不算偷哩，你們才是把我的東西收拾起來了。東西放在那裏不用，不會有新的產出來的。自然，我不來偷你們的，也不致於有損失。可是世界上像我這樣的人，你們從那裏還可以找得出麼？如果我不來偷你們的，還有誰呢？

——好的！——他們說——算你的嘴硬！

他們把他拉到樹林中去縛起來。可是他一路地唱着。起初走得很快，後來漸漸地走慢了，慢慢地走到樹林裏。他們已經準備着繩索，他等着就縛。可是等到他唱畢最後的歌時，他們彼此這樣說：

——讓他再唱一個吧！讓他爲他自己唱一個送葬的歌好了。

他唱了又唱。此時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在太陽的紅光下面，他們看見米公微笑怡然，毫無懼色地等着死的來臨。這使農人們倒有點腴然了。

——兄弟們，看上帝的面上就饒了他吧！——他們說——你看他臨死的時候沒有一點懼怕，可見他的運數還沒有盡呢！

於是他們就決定不處死他。

——看上帝的面，——他們說：——我們就饒了你這一次。可是你既然偷竊了，我們必須懲罰你幾下。

他們輕輕地打他幾下，就把他放走了。

這樣的情形或許是假的，可是無論如何，人們愛聽他的唱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他不但會唱歌，並且同賴利翁講過許多神話。時常講到鬼神問題。他對鬼神是很不尊敬的。

記得有一次賴利翁對他說：

——魔鬼就是你的惡的形像，它反映着你那個黑暗的靈魂。

——我的愚昧，是這樣的意思麼？——沙文開向他問道。

——正是這樣呀！沒有別的。

——或許是這樣的。應該是這樣的！——米公微笑地說——假使魔鬼真的存在，它老

早已經把我捉去了。

賴利翁對於魔鬼也是不信的：記得他有一次在小屋子裏同一般不信教的農民辯論。

他喊着說：

——不是什麼魔鬼作祟，都是由於人的獸性發作呀！所謂善或惡，都是人生的本性，你在作惡的時候那惡性就發作了。反之，行善的時候你就成爲善人了。上帝並不勉強你作善或作惡。善惡是任你的意志自由去創造的。所謂鬼就是你的貧困與黑暗！善性就是你本有的人性，因爲它是接近上帝的。惡性是你的鬼性，它使你與獸性接近。

他們不服氣地喊道：

——紅毛鬼！

但是他仍舊說他自己的話。

——因此有所謂牛角羊蹄的魔鬼，這就是人性變爲獸性的開始。

最妙的是他講到耶穌：當我聽到上帝的兒子受着磨折的時候，就祇有哭泣。他把他一生成說教與在教堂裏同弟子們辯難以及在各各他被釘死在十字架的形態都活描出來，如孩童般的天真與美麗博愛一切的人們。慈祥的微笑，娓娓的說詞——明亮聖潔，如天空閃耀的星光，這樣的美麗祇有小孩子才有的。

——他在教堂裏同一般聖者談話時，——賴利翁說：——的確是個小孩子在說話。因

爲祇有小孩子才會有那高於一切的聖潔足以感動一切的人，你，馬提微！記住這個努力保持你靈魂的聖潔勿使你的天真失掉，這就是真理。

我問他：

——耶穌會很快地再來嗎？

——很快的要來！——他說——很快的，聽說人們正在找尋他呢！

現在我想起來，賴利翁這些話。照他的意思上帝是偉大的創造主，至於人呢？祇是些愚昧的生物，他們都迷失了路，上帝就是他們的引路人。

在他和沙文開有個相同的信仰。記得有一次我們的鄉村裏發現了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發現是這樣的：秋天的早晨，一個婦人到井邊汲水，突然地她看見黑暗的井裏有青煙上騰。許多的人民都聚集攏來，牧師和地保也來了。賴利翁也跑去，他看見有一個人跳到井裏去。他從井裏掙上一個神像來，說他是『無災的神』。於是立刻就把它供奉起來，并且決定在井邊建一個神廟，按時供奉香火。牧師喊着說：

——神靈在此！你們快來祭獻呀！

——地保也發下命令，他自己獻上三牲做嚮導，農人們打開錢囊，村婦們有的捐衣服，

有的捐白布。全村闐動，熱鬧非常。我也很快活地好像過聖誕節一般。

但是正在祭獻極形熱鬧的當兒，我看見賴利翁的臉孔非常沉悶，沙文開祇在那裏癡笑。夜裏我去看那神像的時候，她已兀然地站在井邊，四圍香燭薰蒸，光暖異常。我很快活的跑到家裏，聽見賴利翁很憂鬱地對沙文開說：

——決沒有這樣的神！

沙文開伸一伸懶腰，笑着說：

——我知道！摩西比耶穌還早得多！這是怎樣的騙局呀？什麼奇跡，嚇！你這個傻子！

——那些牧師與地保真够資格坐牢監了。——賴利翁輕輕地說——如果不揭破了他們，他們總是貪婪自喜，永遠在人們的頭上自稱上帝！

我那時對於他們的說話覺得很不快，問道：

——你在說誰呀？賴利翁叔叔？

他們沉默着不回答我。很明顯的是心中不安。過了一會兒，沙文開喊着說：

——爲什麼你還在可憐人家呢？傻子！你怎麼不害羞，我們愚弄着馬提微都不知道了！

又嚴厲地向我說：

光熄了！

——你看，馬提微！這裏是一根火柴，我現在把他磨擦起來……看見麼？賴利翁！你把燈在黑暗中我看見沙文開的手筒內有青煙冒出來。我看見這種情形，有點奇怪和害怕。沙文開還講了一些什麼話，但是我站在壁爐旁邊發抖，用手指把耳朵塞住。他們走近了我——此時他們又準備喝白酒了——經過長時間的休息，又向我解釋關於發見奇怪的來源及他們愚弄人民的用意。慢慢地我已經在爐邊睡着了。

再過了兩三天，鄉村裏來了一大批牧師和官員，把神像收了去，地保的職務也革除了，和此事有關的牧師也帶到法庭去。到那時我才相信是被欺騙了，雖則還很難同意村夫村婦們白白耗費了一批祭禮。

我還祇有六歲的時候，賴利翁就開始送我到教堂裏讀書了。經過兩個冬季，鄉村裏已經開辦小學，他又送我到小學裏去。因此我與叔父就有點疏遠了。我很知道讀書的興趣，并且很用功。他有時考問我的功課，表示很滿意的說：

——很好。馬提微！

有一次他說：

——看你的氣血很旺，你的父親想必不是一個笨伯！

我問：

——他在那裏呀？

——這有誰知道呢？

——他是個種田的人嗎？

——祇有一點可以確實地說：他是個男子。如果研究他的地位——這就不明白了。或者是個種田人也說不定？這沒有關係！照你的臉孔與外皮看來——性質不說——是貴族出身的，很明顯！

他偶然說的這些話就深深地印入我的意識裏，並且很有點自傲。在小學裏有人稱我私生子，可是我——氣憤地對同學們喊着說：

——你們——種田人的兒子，但是我的父親——是個老爺呢？

我確信着這個，——應該用什麼來防護自己反對同學的譏笑。可是別的防禦工具在我腦筋裏是找不出的。同學們不喜歡我并且開始侮辱我了，我呢？——開始用武力。我小的時候很堅實，角力起來總是占勝利。人們可憐我的，就來告訴我的叔父說：

——你要管束管束你的養子呀！

有的，一點不憐憫我，就自己動手打我的耳光，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賴利翁對我說：

——你或許，馬提微！也是個將軍的兒子，祇是這個——不是很重要的人事！所有的人，生出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結果，全體的人祇有一個榮譽。

可是他已經說遲了，——那時候我是十二歲，而悲哀的感想已經很深刻。這使我與人們分開來，重新接近着叔父。整個冬季我同他都在林中狩獵。對於學習我已經疏忽得多了。十三歲我在小學裏畢業；賴利翁自己思慮着，他將怎樣再把我培植下去？有時候，我們坐着一隻船，我拿槳他把舵，並且向我說出他自己的意思，說到一切可憐人的命運及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把牧師，兵士，店員，都給我指明。可是我覺得都不是好路。

——怎樣哪，馬提微？——他問。

於是再仔細地打量我一番，微笑着說：

——沒有關係，不用怕吧！船到橋頭自會直！但是當兵無論如何要避免，那裏的人——